



九十年代 澳大利亚华人 参政的回顾与反思

叶宝忠

近年来,随着澳大利亚华人人口的增加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一批华人精英在政界脱颖而出,成为华人参政的佼佼者。本文拟就90年代澳大利亚华人参政的情况、原因及前景展望作一简要的探讨和分析。

90年代,澳大利亚华人的参政热情、参政意识和参政程度有显著的提高,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每逢选举,他们纷纷捐款、投票。如在1990年的大选中,华人选民共有26万人,其中57.7%支持工党,25.9%支持反对党^①。这主要是由于执政的工党实行多元文化政策,较得民心。再如筹款方面,1998年8月22日团结党在悉尼举行筹款晚会,不少华人对团结党主张推行多元文化,反对韩森种族歧视的政纲举手赞成,纷纷捐款出力,共筹得三万多澳元。

澳大利亚华人进入政界的一般途径是先加入某一党派,然后再以党派的名义参加竞选。澳大利亚主要政党有自由党、国民党及劳工党等。此外还有两个成立不久的政党,一是成立于1997年4月,以宝琳·韩森为首的单一民族党,鼓吹澳大利亚政府停止接纳亚裔移民;一是以华裔公民为主干的、联合亚洲其他少数民族移民的以黄肇强为首的团结党,其宗旨是为了阻遏单一民族党的嚣张气焰,维护亚洲新移民的地位和权益。

1990年5月,祖籍广东中山、年仅24岁的国民党的刘威廉当选为联邦参议员,成为澳大利亚议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第一位华人议员,轰动一时。1993年连任。同是祖籍广东的自由党的沈慧震早在1988年就已当选为新南威尔士州议员,在1999年3月的竞选中再获成功,第三次连任,后任上议院副议长,这种情况在澳大利亚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面对韩森的反亚裔论调,原自由党的黄肇强跳槽组建了团结党,从而成为澳大利亚政党中首位华入党魁。为了能在1999年3月的新南威尔士州大选中获胜,黄肇强曾亲自到香港等地开展拉票工作,希望祖籍港澳的澳大利亚华人在选举日能投他一票,并得到已移民澳大利亚的著名国际影星成龙的支持,最终如愿以偿,当选为新南威尔士州上议院参议员。澳大利亚第一大城市——悉尼市首位华裔副市长曾筱龙,1991年9月当选,他任此职已近两届。他当了八年的副市长,政绩突出,深得民心,拥有较高的威望,1999年起又任州上议院副议长。值得一提的还有年逾七旬的第五代华人李锦球,在1999年4月8日当选为墨尔本市副市长,这也是该市建市100多年来的首位华人副市长。至此,悉尼和墨尔本这两个人口最多、华人最集中的都市均有华人副市长。此外,1990年华人女医生余

瑞莲当选为南澳州上议院议员,成为继沈慧霞之后的第二位华人女议员。在澳大利亚土生的华裔后代陈玉兰1994年8月当选为新南威尔士州少数民族社区事务委员会主席,这是该委员会成立近20年来第一次由华裔人士出任主席一职。尽管该组织属民间性质,但它极受各党派和各级政府的重视,因为它被视为少数民族社区与主流社会沟通的重要桥梁,有人称其为少数民族人士参政的摇篮。1997年9月,来自越南的华人林丽华当选为悉尼奥本市副市长。在1998年10月的联邦大选中,自由党的陈之彬角逐参议院成功,成为第一个在中国内地出生的联邦华人议员。

澳大利亚华人除了自己积极参与竞选和在政府机构中担任公职外,还积极倡导和推动华人参政。如沈慧霞不仅自己是政界一名杰出女性,她还鼓励和支持华人认同澳大利亚,参与政治与社会活动,以便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她认为华人参政首先应参加当地的政党,因为“国家的政策是由政党提出,而党的政策是由党员作出的,如果不在党内,根本就没有可能提出自己的意见,无论哪一个党都一样。”她提倡“各民族平等相处,坚决反对种族歧视,为少数民族,特别是亚裔的地位和权益呼吁和呐喊”^②。她的这一主张得到许多人的支持。

二

华人移居澳大利亚的历史虽然悠久,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华人对政治的热情不高,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从政者更是凤毛麟角。近10年来,风气转变,热情增加。从上述概况可以看出,华人参政的人数和竞选成功的人数越来越多,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白澳政策”的废止和多元文化政策的

实施,以及澳大利亚近年来所倡导的走向亚洲的政策,为华人参政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和机遇。

2、随着华人人口的增加和华人社区的扩大,华人的影响也在不断提高。根据1986年澳大利亚人口调查统计,华人有201105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3%,到1994年已超过40万人,占总人口的2.3%^③。众多的人口无疑是参政的重要基础,自然会引起澳大利亚朝野党派的日益关注。

3、华人自身的素质与往日相比,有了质的提高。早期华人移民多为淘金而来,大多来自中国沿海一带的农民,文化程度较低,到澳大利亚后主要从事劳动强度大、收入较低的工作。二战后,尤其是近一二十年来,补充了一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定居的留学生,还有一些在当地受过高等教育的土生华人青年。他们或从事工商业、或从事专业工作,一批华人教授、医生、建筑师、会计师等正在迅速成长。总之,只有华人素质得到提高,他们才能认识到参政的重要性,才能更广泛地参政,也才能有机会进入政府机构。

4、日趋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华人能够顺利参政的又一原因。早期的华人多从事菜园果园业、家俱业、洗衣业和餐馆业等,经济实力薄弱。到80年代,随着华人移民的大量增加,一些来自香港、台湾的新移民(主要是商业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数量颇为可观。还有少数来自东南亚的华人移民,他们在当地本来就是富商,到澳大利亚的目的主要是进行扩大再生产。因此,华人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华人经济呈现出多元化趋势。除了闻名遐尔的餐馆业,其他如杂货业、家电业、药店业、食品加工业、运输业及地产业等等,华人均占有一定的地位。据1990年的《澳大利亚商业周刊》

调查,全澳300名富豪中,华人有九位,主要从事进出口、房地产和酒店业等,一些人的财产达几千万乃至上亿元。1995年8月16日,澳大利亚政府发表了一份有关华人企业家的调查报告,肯定了亚洲及澳大利亚华人经济的积极作用,是各地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④。经济的好转,为华人参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5、华人精英分子积极倡导和推动华人参政。从职业上看,华人成功人士多集中在商业界,如医生、酒楼或俱乐部老板、建筑设计师和会计师等。一般来说,他们更能切身体会到在地方议会和政府中必须有自己的代表来反映华人的意见和要求。如沈慧霞曾说过,“华人一定要从政,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华人的地位,才能真正在澳大利亚这个多元文化社会中发挥作用。”^⑤曾筱龙也认为:“澳大利亚少数白人仍歧视华人,若华人在悉尼市当选为市长,那就象征着澳大利亚最大城市可以接受华人为市长,进而有望解决歧视华人的形象问题。”他还认为,“华人要被当地社会所接受,就必须融入主流政治与社会,华人应积极参政,自己掌握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提高华人的社会地位。”^⑥在他们的倡导和推动下,各个领域涌现出的华人精英,更加积极地支持并亲自参政。

6、反击单一民族党的嚣张气焰。1997年4月成立的单一民族党在昆士兰州选举中获胜,其反亚裔的移民政策和取消多元文化政策的论调,在欧裔和偏远地区的民众那里有一定市场,在澳大利亚政坛引起很大的震动。华人社区深感其祸害非浅,认为应给予有力反击。华人必须有政治力量才能保障自己的权益,不能做沉默的羔羊,要作民族社区的代言人。

7、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国际上

日益增高的威望,激励了华人的参政热情。2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综合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法制建设日趋完善,与此相伴的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也日益重要。这一切变化首先使那些过去对中国大陆抱有成见的华人改变了以往的看法,对祖国前途充满信心,华人的内部团结较往日有所增强。旧中国积弱贫困,弱国无外交,当海外华侨备受凌辱时,中国政府没有能力去保护他们。如今虽然华人大部分已取得当地国籍,但是不少人仍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对中国仍有一定的情结,仍希望中国强大,使自己在异国能够理直气壮地说话。并且,中国的巨大变化也改变了澳大利亚其他各族人士对中国及华人的看法,面对中国蒸蒸日上的形势,澳大利亚人在内心里不得不感叹中国人的能力、智慧和干劲,进而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对华人的看法。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推动澳大利亚华人参政^⑦。

此外,华文媒体也发挥了作用。澳大利亚华文媒体拥有四家日报,多家周报、杂志和电台等,在报道澳大利亚政坛的动向和华人参政的信息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每当大选来临之际,各中文传媒纷纷将焦点对准政坛,有的还仿照当地英方传媒的做法,在华人社区进行民意调查,了解华人对朝野党派的政治取向,这一切都无疑带动和激发了更多的华人关心政治、评论政治、参与政治。

三

澳大利亚华人的积极参政、参选,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首先,沉重打击了单一民族党的嚣张气焰,阻遏了其反亚裔移民主张的传播。面对日益猖獗的反对亚裔移民和种族主义的恶浪,澳大利亚五位华裔议员沈慧霞、余瑞莲、

刘威廉、林顺发和林美丰等联名发表《联合声明》,公开谴责韩森的反亚裔移民的言论。在1997年5月昆州大选前夕,曾筱龙与其他华人领袖发起把单一民族党的选票排在最后的签名运动,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征集到一万多个签名。在华人社区和亚裔移民的压力下,澳大利亚政府宣布从1997年起,联邦政府将提供500万澳元拨款,用于全国范围的反种族主义教育运动,表示要通过这一运动,让全社会认识到种族主义是可恶的,是不符合澳大利亚精神的。韩森本人也在1998年10月竞选国会议员时失利。但是,有关种族仇恨的论调不可能象露水被阳光蒸发那样无影无踪,相反,它会象潮汐一样,时涨时落,因为移民、种族问题在经济不景气时总是作为一个敏感的问题提出来,华人对此应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其次,华人只有积极地参政,才能有力地支持和推动多元文化政策的实施,并能加强华人之间的团结,使澳大利亚社会更加注重华裔社区的存在和作用,从而加速溶入主流社会的进程。通过积极的参政活动,人们对政治的兴趣将日益浓厚,华人对各个党派的竞选纲领普遍甚为关注,对各党派在移民事务、多元文化、商业发展及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政策尤感兴趣,他们往往把各党派的相关政策加以对比,详加分析,然后决定自己的最终投票取向。

再次,通过参政活动,进一步抬高了华人自身的地位。过去华人捐款和选票的指向是自由党和国民党联盟或劳工党,如今又增加了一个团结党,从而使华人成为各党派争取的一个重要对象,也自然抬高了华人自身的价值。另外,通过竞选活动和媒体的宣传报道,使更多的澳大利亚人听到了华人的声音,认识到华人的力量。

再其次,华人的参政,推动了中澳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中澳商贸往来的不断增多,在悉尼奥本市,华人副市长林丽华经常协助来自中国的经济代表团搞好双边贸易工作。中国不少经贸代表团对澳大利亚的商贸政策不大了解,加上语言障碍,到澳大利亚时碰到不少困难,林丽华总是热情帮助,给他们介绍有关情况,增进双方互相了解,使中澳之间的商贸活动得以顺利开展。在澳中建交25周年前夕,悉尼华埠总商会主席何健刚和两位澳方合作者一道,邀请中国上海、武汉、沈阳三家杂技团赴澳进行为期14周的巡回演出,让澳大利亚人民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四

回顾90年代,华人参政越来越好,但认真分析起来,仍有许多不足:一是华人参政人数的比例,与人口、经济实力及各方面的杰出表现不一致;二是从竞选成功或华人担当的职位来看,多是一些副职,仅具象征性,无实际权力;三是与其他民族移民情况相比,华人人数、经济力量虽不弱,但从政力量却不如他们,如“早在80年代中期,希腊移民在澳大利亚议会中就有14名议员,土耳其、塞浦路斯移民的议员也比华人多”^⑥;四是华人参加竞选的人数虽不少,但获得成功的不多。

导致上述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传统观念的影响。海外华人大都抱着“外人檐下不易存”的观念,认为政治“肮脏不可亲”,与己无关,许多人认为参与政治活动是动机不纯。另外,有一些拥有公民权的澳籍华人情愿做个“独立选民”,不肯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而“独立选民”是不能在各党代表的初步选举中投票的,这就影响了华人参

政的成果。

华人之所以会对政治持冷漠的态度,与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环境有关。在中国几千年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里,政治是统治阶级的政治,政治即意味着独裁、专制。近代以来,由于军阀混战及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导致民不聊生。随着形势的变化和环境的改变,华人的陈旧观念虽有所转变,但尚未彻底清除。随着岁月的流逝,华人一定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政治活动,因为华人在政治上若没有地位,他们的经济及其他权益就没有保障^①。

种族歧视不仅存在,且有恶化的趋势。虽然澳大利亚在70年代就废除了“白澳政策”,确定了实行多元文化的政策,但在现实生活中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因为“白澳政策”毕竟推行了100多年,它的流毒极深,要想在短时间内加以肃清是不现实的。近年来,由于经济衰退的打击,种族歧视事件也屡屡发生,各地仍不时发生反亚裔事件或散布种族歧视言论。最典型的就是单一民族党,提出澳大利亚应该废除多元文化政策,修改现行的移民政策,限制来自亚洲的移民数目,等等,获得一些澳大利亚人的支持,随后,亚裔移民遭攻击、侮辱的骚扰事件大为增加,社会上掀起了新一轮反亚裔移民的浪潮。在悉尼市区车站,一些白人青年聚众辱骂华裔妇女;在公共停车场,华人的新车被人用硬器故意划破;甚至在偏远的乡村小镇,华人游客也遭到当地人的耻笑和非礼。在日常生活中,华人尚且受到如此歧视,那么在政治选举中又会怎样呢?在当今“白人至上”主义抬头,反移民浪潮汹涌之际,华裔候选人极易遭受挫折也就不足为怪了。

华人自身的不团结也严重阻碍了华人的进一步参政。虽然在澳大利亚的华人来自世

界各地,但主要还是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由于生活环境和政治体制的不同,不仅对问题的看法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甚至连说中文的方式也不同,由这些人组成的社团在宗旨上也有很大差别,有的认同于台湾当局,有的认同于中国大陆,有的持中立立场。因观点不同,很难团结,甚至相互攻击,这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华人参政的凝聚力,比某些外部攻击更易成为华人参政的致命伤。因此,笔者认为,面对两岸形势,在澳华人既不能采取相互对立的立场,也不能采取消极观望的策略,而应该以积极的姿态,用建设性的方法促进两岸关系的缓和,以维护自身的团结。

客观地说,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华人在参政上仍面临着诸多问题,如社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协调一致,不同族裔对手之间的竞争等等。因此,华人参政的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但政治本身就是一场实力的较量,在这场较量中,谁也不能保证每一位华裔候选人都能如愿以偿,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华裔候选人在竞争中越来越成熟,必将有更多的华人精英步入政坛,他们将逐步成为主流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为澳大利亚社会的进步和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

注释:

①〔北京〕《华声报》,1990年4月13日。

②赵红英:《海外华人妇女参政刍议》,《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

③④⑥⑧黄昆章:《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广东高教出版社,1998年,第219页,250页,252页,254页。

⑤《深圳侨报》,1995年10月11日。

⑦⑨参考孟令明:《九十年代美国华人参政剖析》,《八桂侨史》,1997年第3期。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